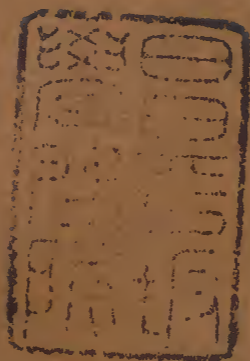


稗編

十一之三

庫	文	閣	內
五	三	三	〇
函	〇	九	〇
七	六	〇	九
冊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六	三	〇
函	〇	九	〇
一	六	〇	九
七	六	〇	九
冊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9)
函號	366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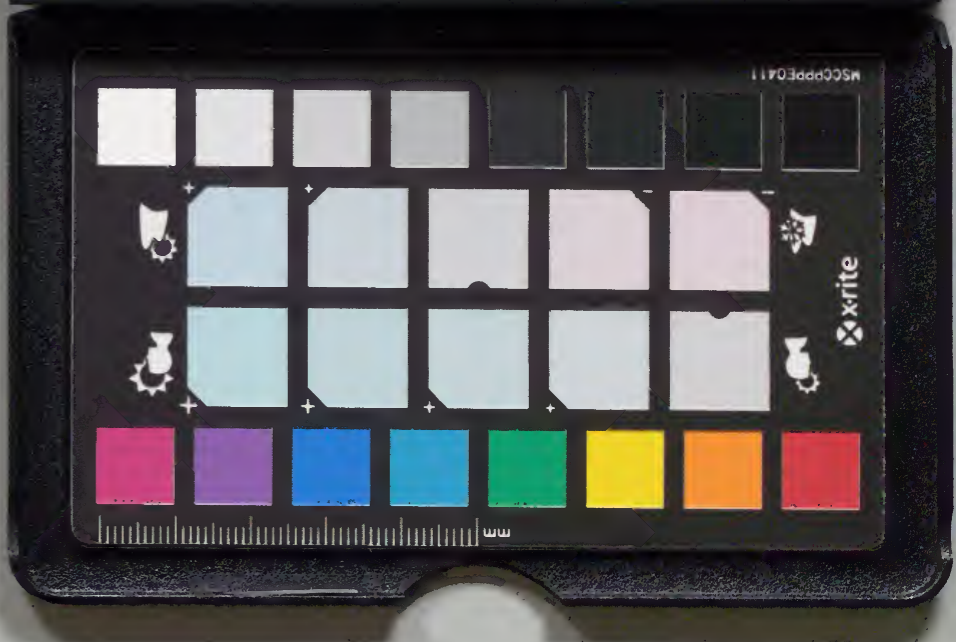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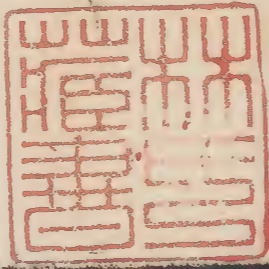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

先生釋編卷之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春秋一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春秋一

卷之

一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
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
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
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
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
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
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

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
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
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
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
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
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
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
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

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瑩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

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

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
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
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
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賴子
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賴之違以見
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
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
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
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

自衛及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
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
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
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
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
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
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
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

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

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公羊傳序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

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
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
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
氏可與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
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
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
焉

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藝倫攸斁弒逆篡
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災因釁而作民

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
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
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
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
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
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
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
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
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
上替僭逼理極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

橫流迺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

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

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
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
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
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
竝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
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環
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
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
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
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

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
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
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
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
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
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
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
例敷陳疑滯博士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
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
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

并川系編 卷之十一
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
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集解

春秋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
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

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
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
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
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
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
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
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

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
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
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
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
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
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
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
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
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
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
而入矣

春秋胡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
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
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
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
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悖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
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
王旣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

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
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揆
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
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
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
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
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
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
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

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
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
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
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
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
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
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
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
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

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議

劉知幾

史通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

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
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
而定歷數籍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爲
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
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
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
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
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
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爲國
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
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爾
安得比於春秋哉

春秋宗指

啖助

夫子所以脩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爲春
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
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
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杜元凱左傳序
及釋例云然
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
之文從先代之質何休公羊傳
注申云然解穀梁者則曰平王

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范甯穀梁傳序云然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旨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予以為春秋者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僂救僂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弊猶末設教於末弊將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改作故其類弊甚於

二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難行於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言天王符于河陽之類褒高子仲孫以誠斷禮之類是也用忠道原情為本不是也拘浮名不罪樂書之類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洩治之類是也從宜救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諸非禮悉譏之是也或貴貞而不諒即合權道是也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環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

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據杜氏所論褒貶之指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於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其不能贊一辭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於是矣何氏所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於性情性情即前章所謂用忠道原情用之於名位謂黜周王曾也失指淺末不得其門者也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夏政唯在立忠為教原情為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者也故夫子傷主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王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曾以為春秋宗指隱元年盟于昧傳何休注然兩漢專門傳之于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陳梗槩殊無深指且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或問春秋始於隱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董行

道以拯生靈也故歷國應聘希遇賢主及麟出見傷
知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將託文以見意雖
有其德而無其位不作禮樂乃脩春秋為後王法始
於隱公者以為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
餘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正之此時但用周家舊典自可理也及代
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
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
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言此時周禮既壞作春秋以救之

論夫子作春秋

呂大圭

春秋之作何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

若

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脩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
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
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
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
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壅者為其能明天理
以正人心也周輒東王政息政教失風俗壞脩道之
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昧而
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嚴也夷夏之
辯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義利之無別也直偽之
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

臣弑君子弑父強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爲盡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脩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絕也於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書尤爲深切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於君臣之義或未明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君臣之義魯史所書其於上下之分或未嚴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

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真僞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將萌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成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平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爲

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爲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夫人之議已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爲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已於莫我議之地既上幸無明君爲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爲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爲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

之又幸耶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爲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然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之間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主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所以代天子之賞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

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爲是作春秋以正分名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爲是非也以私諸已也夫子以魯有可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律夫天下之君大夫其賞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

也其罰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嗣也賞罰之權天子不能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爲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以周公之典禮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

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爲之論意欲尊
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商
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
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
禮樂賞罰之權爲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
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
豈有無其位而脩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
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脩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
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脩春秋
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

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
其爲傷教害義於是爲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
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
諸儒之說旣破而後吾夫子所以脩春秋之旨與夫
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春秋總辯

鄭樵 後同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
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
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
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

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
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脩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者皆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
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
謂一褒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
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
之名此說得之或曰春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
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
自有史書成而獻于王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
攷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

侯無所稟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
竝作予奪不同如董狐書趙盾之罪出於史官之私
鄭史書董隊之盟屈於權臣之勢善善惡惡不足以
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間見其事筆而爲經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約于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
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卽經以傳其實
經之所不載者卽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
氏取之以爲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
爲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爲天下造端乎一時及
其至也爲萬世吾於此見之

因舊史以脩春秋

春秋之作本魯史之舊也編年之法日月詳略皆魯史之舊體聖人特因事約文加之以筆削而已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匹夫專天子之事其言為不徵故當時高第以文學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或以為聖人之言晦而難知

婉而莫測殊不知述而不作乃聖人之本心事魯史也文亦魯史也夫子特因事約文加之筆削而已豈以私意增損其間哉舊史之文可則脩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即其舊文而因之則如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趙盾弑其君出於董狐鄭棄其師出於汲冢之類是也易其舊而脩之則如公羊所論星隕如雨穀梁所謂三石六鷁之類是也疑則缺之則如甲戌巳丑之繼書丙戌丙戌之累書夏五之缺其月郭公之缺其人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魯史記以脩春秋未敢言作也述而不作此聖人之

荆川雜錄 卷之二十一
本心豈虛言哉

春秋說 卽集傳序例

趙汾 文獻志
後同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興諸侯倍畔夷狄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盟齊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國而天下復歸于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及乎晉伯不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滅曹吳入而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斯時道足以興周而患當世諸侯莫能

用之蓋嘗嘆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有意於齊晚尤拳拳於魯也又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使仲尼得君復周公之法脩桓文之業率天下諸侯以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正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荆舒可懲也當是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旣而道終不行則又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

王法下脫一句

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其心豈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矣嘉瑞既應而天下莫能宗予雖聖人亦無其志矣乃卽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削列伯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內中國之義貶諸侯討大夫誅其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主法是歲之夏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脩書之際豈欲託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蓋

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惡有刺人情猶不能忘於其上也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而上下相忘然美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之卑齊伯肇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末

荆川系錄 卷之十一
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
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
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
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所得議也吾
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脩之魯之君臣其
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
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
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
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此制作之原也
學者卽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

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
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知筆削
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
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
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
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億
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
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
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
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

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所載書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日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卽位不行其禮不書三

曰納幣送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于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誥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九曰惟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

雖

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
 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
 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
 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
 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
 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
 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
 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
 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曰
 世子生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不歸曰內

大

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
 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
 制曰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
 類其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大體吾
 不與易焉以為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
 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
 有書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
 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
 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
 此以來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

井川和結 卷之四
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以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辯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夷狄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辯

乎。於是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辯亦變文也。楚至東周疆於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以攘却爲功然自晉伯中衰楚益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敗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

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
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
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
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
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
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
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
爲略其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恒則以
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略將使屬辭此事以求之則
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

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魯史
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
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
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
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
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
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
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

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辯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洸自蚤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謂有魯史書法

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目思而得之乃爲善也於是退而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諸家及陳氏之書而其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復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粲然各有條理洵經雜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爲書以爲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爲之補註欲學者必以考事爲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

傳

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春秋屬辭序例

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于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于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長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弟子高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

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雖博覽遺文略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爲多庶幾知

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此五經微旨所以闡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一切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辯此乃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絕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為譏刺自譏刺而為褒貶自褒貶而為賞罰厭其深刻者又為實錄之說以矯之而先王經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

此下脫述筆削之義有八凡三百六十餘字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一 一絲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二

吳興後學茅一相校

春秋二

與宋潛溪書

趙汴

初嘗會萃諸家說合經意者作集傳歲久未能脫藁
 日月之說亦未定始悟屬辭比事欠精欠密竊謂先
 王制禮後王定律事雖不同然其倫理分義治體法
 意莫不在乎尊卑上下內外之間緩急輕重大小之
 際况春秋兼該禮法事有常變有經權而學者乃為
 一切之說以釋之宜其不能通也於是離析部居精

別其義類而更以屬辭比事之法細推之則凡滯礙
膠結處皆渙然冰釋因之以考日月之法亦昭若發
蒙如有神助矣蓋屬辭比事之法至是愈見其妙而
經之八體始定既又思八體之名雖不可易洵出於
一得之愚若非彙別助分使人一見了然非惟觀者
未易深察雖吾書亦未必無矛盾也乃分爲八篇而
類釋之名曰春秋屬辭嘗謂聖人作經雖不可測以
今觀之二百四十二年簡策如山亦必屬辭比事而
後可施筆削所以學春秋者若非屬辭比事亦未必
能達筆削之權故其間紀綱義例皆是以此法求之

篇

於經的有證據然後取先儒之說以實之殊與臆斷
無繩墨者不同此屬辭之所以名也第一篇與末論
卽是黃先生之意考之經傳竝不見筆削之跡第二
篇筆削之旨乃本二傳陳氏擇其所當存而補其所
未備第三篇至第六篇間有先儒之說而後傳之旨
居多或辨其所未然第七篇發機於二傳何氏及西
疇崔氏然黃先生日月例亦只守杜氏之說嘗取林
少穎論日月二篇置六經補注中亦不甚取後傳不
全廢褒貶所取三傳義例今皆不能盡合譬如造國
都者其道路行程軌轍一遵指授至於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只合據今日所見言之乃為弗畔爾

與梁孟敬論春秋書

劉永之 文衡

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
王之稱天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
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
鑿朱氏之駁之為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說
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
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
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
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

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
訛則脩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之而明
亂逆由之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
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
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
誰知宗子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
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
夫人之臣子而位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
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
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

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
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爲僂民
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
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
以其聖而傲當世乎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
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趙盾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
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
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
有二良焉而况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
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

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
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之
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其不知
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
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
爾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
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
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
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
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

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
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
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
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爾其凡有五有據
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
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
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
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
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
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

也又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
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
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
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
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
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
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
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
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
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

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者焉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之稷之為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王法山之

而明亂逆由之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辯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說也杜預曰言高則指遠辭約則義微程子避之則所謂微隱者猶是矣然則易之彖辭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辭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為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

議辯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
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
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
夫特有遠近則史有詳略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
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
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
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
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
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
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

尚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傳良曰
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
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
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
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
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
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
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
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
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已以爲美則強

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已以為惡則強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室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殫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替易同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謬

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為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

例非春秋之法

鄭樵後同

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隣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

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烈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欒黶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書於魯國則詳季子叔盼之卒延廐郎圍之役是也於他國則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遺直封洫刑書之在鄭及堵塞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蓋如此烏有所謂例耶善乎柳宗元

褒貶

之言曰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真知言乎

或謂春秋其爲褒貶之書歟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一字爲褒貶者有以爲有貶無褒者有以爲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者意在於尊聖人其說出於太史公曰夫子脩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於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

意在于矯漢儒其說於竹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
齊人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脩之前故學者因而得
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盡泥也泥一
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二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之
意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於有貶無褒之說則是春秋
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也泥於無褒貶
之說則是春秋爲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
經也大抵春秋一經書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爲善人
書其惡則萬世之下指爲惡人茲所以爲褒貶之書
歟故書事也亦然書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言其

惡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八佾也聖人
雖未嘗云是爲可褒云是爲可貶然而實錄其事微
婉其辭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不逃乎萬
八千言之間茲又所以爲一字之褒貶者歟如是而
已

辨日月褒貶之例

呂大圭 後同

精快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春秋
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
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
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

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莖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石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曰

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於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疆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莖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過莖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莖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莖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莖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

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答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

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辯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

可

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
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
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
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
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
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蝻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
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
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
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
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其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

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
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
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
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
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
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
稱爵號為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
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
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為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
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

小穀則有以見纒閔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
 秋螽冬蟧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
 八年春師次於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
 見閔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
 方閔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
 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閔七月之
 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
 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閔九月而後
 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

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
 郟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
 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為不敬已
 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為無
 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
 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於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
 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
 蓋於書日見之然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
 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
 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

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翬蔡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於後則曹莒皆有大夫於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

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於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弱也會於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

特以是爲褒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爲之說則務爲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特筆

或曰予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

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於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符所以存天下之防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

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立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不能與此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

爲春秋之達例孰爲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考春秋之義竊以爲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荆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衛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

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
 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臯
 之弑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
 不能掩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
 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之罪也
 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
 使宛來歸祊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受之辭也
 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
 公烏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
 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

齊侯鄭伯於中立羣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
 羣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
 侯盟於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
 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
 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
 大旨亦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
 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
 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
 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
 月名稱爵號如後世諸儒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

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名義之間名實之辯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

唐荆川先生程編卷之十一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三

春秋三

論三傳

劉知幾 史通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聒籠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

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摧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懼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

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辯義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爲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者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

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
如禱杙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
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
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
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
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
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
見者爭先乎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
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辯說

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言
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
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晁錯賈生之筆尋其
實也豈是子長彙削孟堅雌黃所稱者哉觀二傳所
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
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
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
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如僖伯諫
君觀魚富
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
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
則委曲如存如郊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
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

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徵近代則循環可
 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際聲子班荆稱楚材晉用
 覆晉世渥濁諫煞荀林父說說文公敗楚於濮有憂
 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
 无城下之盟祝它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
 類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
 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
 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
 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胷臆夫自我作故無
 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
 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
 如經云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

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
 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
 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
 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
 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
 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
 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
 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於內則為
 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

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
 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
 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
 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
 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
 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
 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
 廢一不可相湏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
 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
 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於
 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
 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

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叙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
 三國之弑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
 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
 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
 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龔瞽者矣且
 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
 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
 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
 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
 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出賈誼新書

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規其哭於陽門
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
所滅春秋為賢者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
侯失正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
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
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焉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
而云生在鄭穆公年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魏公而云時
當趙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樂書仕於周室而云以晉文
如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
作臺累棊申誡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

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
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
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
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浸廢至晉太康年中汲
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
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
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
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東晉云若
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
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文以相證杜預
申以注釋于寶藉為師範事具于寶晉紀叙例中由是世稱實
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

列子早編 卷之五

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
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
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
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
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
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三傳得失議

啖助

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爲章句如本草皆
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
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
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
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
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
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
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
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
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
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叙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
錯混然難證其大畧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

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充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
 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况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
 條大義天王狩于河陽之類亦以原情為說欲令後人推此以
 及餘事而作傳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
 又左氏本末釋者抑為之說遂令邪正紛揉學者迷
 宗也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
 傳中猶稱穀梁子曰是其證也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
 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
 辯隨文解釋往往鈎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
 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踏駁不論或

至乎楮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

褒貶誠則然矣其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詳內畧

外因舊史之類是也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

於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

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

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况他國之事不憑告

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爾

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

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

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

得中

趙氏損益議

趙匡

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已意
 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為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
 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集僅畢未及詳省爾故古
 人云聖人無全能况賢者乎予因尋繹之次心所不
 安者隨而疏之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
 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
 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郊廟常
 書喪紀卒喪之外雜喪事皆記非禮也朝聘變文者皆譏非禮也
伯姬來朝其子之類

也蒐狩昏取此二禮常事亦不書皆違禮則譏之據五禮皆依周禮是

興常典也明不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

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謂變例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

之權衡所以辨輕重言聖人深見是非之理有似於此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

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辯惑質疑為後王法何

必從夏乎或曰若非變周之意則周典未亡焉用春

秋答曰禮典者所以防亂耳亂既作矣則典禮非能

治也喻之一身則養生之法所以防病病既作矣則

養生之書不能治也治之者在針藥爾故春秋者亦

世之針藥也相助救世理當如此何云變哉若謂春秋變禮典則針藥亦為變養生可乎哉問者曰若春秋亦變周之意則帝王之制莫盛於周乎答曰非此之謂也夫改制創法王者之事夫子身為人臣分不當爾若夫帝王簡易精淳之道安得無之哉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不失纖芥如斯而已觀夫三家之說其弘意大指多未之知褒貶差品所中無幾故王崩不書者三王葬不書者七春秋時凡十二王其有崩葬不見於經者三嗣王即位桓文之霸皆無義說三傳亦傳悉無貶責

意盟會侵伐豈無褒貶亦莫之論三傳無義略舉數事觸類皆爾故曰弘意大指多未之知也至於分析名目以示懲勸乖經失指多非少是啖氏雖已裁擇而蕪穢尚繁於戲聖典翳霾千數百年理當發揮不可以已豈苟駁先儒哉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槩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脩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

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竝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朝聘用兵之類一二曰略常以明禮祭祀婚姻等合禮三曰省辭以從簡經四曰變文以示義但經五曰即辭以見意謂不成例者但於六曰記是以著非書子同七曰示諱以存禮內惡事皆隱避八曰詳內類諸侯之九曰闕略因舊史宣成

以異外

內卿卒皆書被伐皆言某鄙之類是也

九曰闕略因舊史

宣成以前

人名及甲子

十曰損益以成辭

如鄭輪平若言鄭伯使人來輪平即不成

多不具是也

知其體推其例觀

言辭此損文也如西狩常事不合書為獲麟故書西狩此益文也

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爾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

也微其辭何也

怪其辭意深微人難曉解不可以訓

答曰非微之也事

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

也

如弒君有稱國稱人稱盜之異來盟有書名書字書官之異必假一字以示善惡淺深也

若廣

其辭則是史氏之書爾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

辭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也故成人之言童子不

能曉也縣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

智况聖人之言乎此情性自然之品彙非微之也今持不逮之資欲勿學而能此豈里巷之言苟爾而易知乎

論三傳經文同異

馬端臨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占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昧則不知夫子所言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微則不知夫子

所書曰郿乎曰微乎會于厥憇公穀以為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憇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

鄒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
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脩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
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
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
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
見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
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
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
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
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

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
吾未之能信也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爲二而王弼合
之詩書有序本與經文爲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
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爲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
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分之命之曰古經然
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爲
一書尚未嘗以已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人
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
所載之經文又各乖異遽指以爲夫子所脩之春秋
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言之則左氏爲優何也蓋公

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魯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爲春秋本終於獲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依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論三傳所長所短

呂大圭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東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

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亦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荐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爾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爲

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宗左氏者以爲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於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

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略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深辯之也公羊論桓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崩贖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王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

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仇爲人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易

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爲害甚者不由於叙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爲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旣以略舉其一二而何休之謬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

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而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子之枝葉者未必不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

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日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日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凡如地震山崩星電雨雪蝨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為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為之說春秋紀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

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為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三傳各有得失

鄭樵後同

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制不同詳略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以公羊為買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以左氏穀梁為膏盲

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
 所為右穀梁者以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
 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范甯公羊善
 於讖穀梁善於經均取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
 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
 束高閣盧仝三傳作而春秋散文中子或又不得已
 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為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
 其得失晉劉兆云如周官有調人私怨之官是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
 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
 論其短以王正月為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為

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為君氏是左氏之
 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
 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
 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曆追之俱得朔日
 則日蝕之義左氏為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
 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致曰有懼
 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
 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經書盟于葵
 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
 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蓋明天子之禁按孟

子曰束牲載書而不歆血初命曰無易樹子則葵丘之義穀梁爲長三子之長如此者衆也至於三家背經以作傳猶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於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也然官爲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冢嗣藥不親嘗

非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無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穀旣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飾吏事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旣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得捫撫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非聖人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議其失也

左氏非丘明辯

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明爲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詳諸所說皆以左氏爲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匡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秩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爲丘明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惟啖趙立說以破之未

有的論然使後世終不以丘明爲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况孔氏所稱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爲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爲六國人在於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於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

更庶長之號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在於秦
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
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于周即蜡祭諸經並無
明文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
氏爲六國人在于秦惠王之後明驗三也左氏師承
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按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
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
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按
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
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三家分晉之後
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三代
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
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在蘇秦之
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爲雄辯
狙詐真游說之士押闔之辭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
七也左氏之書序秦楚事最詳如楚師漸猶拾藩等
語則左氏爲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
氏非丘明是爲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
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氏可
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歟

左氏喜言詩書易

予愛左氏所載春秋賦詩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
 趙襄賦河水始詩所以言志賦詩所以見志然有一
 言不酌一拜不中而兩國之為暴骨者有賦詩不知
 又不答終有必亡之禍者則學者烏可不知詩之為
 寓意乎又愛左氏春秋列國之事其引書據義者三
 十九援虞書者一援夏書者十三援商書者十援周
 書者十有五真得古聖賢之用心不膠不泥不立新
 說而事之大者悉取斷焉予又愛左氏所載言易者
 二十莊一閔二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

易者十有五餘則連山歸藏與占筮者之係辭爾予
 非取其占筮之奇中也取其通變而不滯也吾於敬
 仲之筮得互體之說焉莊二十二又於畢萬之筮得
 變卦之說焉閔元屯有卦無辭於穆姜之筮得動以
 靜為主之說焉襄九艮於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
 焉昭十二於秦伯之筮得係辭之異於今文者之說
 焉坤之比於秦伯之筮得係辭之異於今文者之說
 焉僖二十五大抵言易而不拘於易也疑穆姜秦伯
 左氏非惟解經優於公穀而又善言詩書易又非二
 家所能及也

公穀二傳 師承

或問公穀二家師承所始曰吾何以論其始乎劉歆漢人尚不能知况後人乎公羊本齊學後世有以爲名高者有以爲子夏弟子者有以爲漢初經識者穀梁本魯學後世有以爲名赤者有以爲名俶者有以爲秦孝公時人者皆無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載樂正子之視疾則公羊必出於樂正子之後穀梁雖載尸子之語或出於漢初未可知然吾求二家之傳矣二家初皆口傳非如左氏之筆錄然左氏之傳又不如穀梁之質也公羊之書有所謂昉於此乎有所謂登來之者有所謂代者爲主代者爲友皆弟子記其

師之言會其語音以錄之也有所謂公羊子曰則其書非公羊所自爲可知矣穀梁之書有所謂或曰有所謂傳曰有所謂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啓曰有所謂穀梁子曰皆弟子記其師之說而雜以先儒之言則其書又非穀梁之所自爲可知矣此穀梁必出于沈子尸子之後或者疑以爲漢初人也嘗合三傳而考之左氏之筆錄必出於焚書之前公穀之口傳實出于焚書之後何也左氏兼載晉楚行師用兵大夫世族無所不備其載卜筮雜書與汲冢師春正同則作于焚書之前明矣公穀設同左氏之時二百四十年

事猶當十得四五不應盡推其說於例也此公穀作于焚書之後明矣或曰左氏之傳既作于焚書之前何故隱而不宣曰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具於左氏之傳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盡隱也公穀鄒夾之學不與左氏合非盡宣也惟其隱而不宣此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于世惟公穀獨盛自左氏興而公穀之學又微矣然亦終不可得而廢也漢興之初胡母生以公羊學於景帝時先立學官而申公亦傳穀梁學受之瑕丘江

故公穀之學獨盛于漢善乎范甯之言三家之學曰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于辨訥武帝好公羊公孫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學遂興衛太子好穀梁宣帝又好之而穀梁之學遂興此廢興由於好惡也瑕丘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興此盛衰繼於辨訥也嗚呼自胡母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論罷而穀梁興嚴氏之學泯而左氏彰杜預之傳晦而啖趙起信矣夫

論左氏解

夾漈鄭氏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註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爲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爲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爲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爲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

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星曆地理之言則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闕略焉此爲不知爲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爲者釋是何經明是何

學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之傳四變

吳萊

後同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為三家之傳又析而為數十百家之學學日夥傳日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者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眾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虔自是

學 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母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求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為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詁嘵嘵謹咋靡然趨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而

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理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没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曾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釋例後題

杜服註左氏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秦始郡國圖長曆本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為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擇春秋義章以教

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
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
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
貴之徒則又槩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
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
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
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
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
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爲
孰愈也

春秋舉傳論序

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
一編屏除專門揆別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咸斷之於聖
心高第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
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
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
多微婉其辭復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
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
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

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况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人齊語多艱澁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苟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况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篡弒

奪攘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三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序春秋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它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爲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讎將天

下之理不協于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何以調人為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子又嗣為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為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論因事實以考書法

黃澤

趙汭師說

春秋以事實為先以通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

義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辯又以為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為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脩亦未為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

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歷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

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

看春秋湏立三節

鄭樵

鄭樵曰看春秋湏立三節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旣衰之後是一節五霸威公爲盛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威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可知然亦有可憾者夫自王綱解紐強凌弱衆暴寡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如襄裳

之詩此時威公出來統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
豈非有大功於當時乎然五伯未出先王之遺風餘
澤猶有存者伯主一興則天下之人見伯者之功而
無復見先王之澤豈不大可憾乎大抵王道霸業相
爲消長春秋之始齊僖謂之小伯見於春秋經傳與
諸侯會盟征伐稍多此便是伯之始方周末東遷未
嘗無方伯連率之職然當時尚稟王命故不謂之伯
東遷以來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
才智必自出來會盟此伯之名所以立然當僖公之
始當時之勢亦不易做得所以凡書盟不過三四國

而止到威公時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其餘莫不
盡從伯業盛處便見王道消亡

東遷之初去三代未遠故春秋左氏所載隱桓間事
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
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
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猶在如石碣之諫衛莊
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
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猶在如師服之諫
晉曰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國故天
子建侯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

弟庶人工商名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制度
名分等衰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春秋初老師
宿儒所傳先王之典法未泯學者須當深考到後來
春秋中與未能如此言者甚少間若左史倚相之於
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
賢博物君子

世變 附黃震論

呂大圭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
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
變也劉知幾乃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

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
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
平王之始不共載天之仇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
汝多修扞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鹵功已
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卽此一編而
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遲之
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絕望矣
由是而上則爲西周由是而下則爲春秋此獨非世
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
橫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

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爲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弒其君齊自是爲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藉韓虔魏斯爲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

變爲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而會於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於幽於是合天下而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二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多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

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於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於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

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由是止鄆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爾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於後則名字著於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書字也於後則有生而名氏者矣始也諸侯盟諸侯於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於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於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

諸侯之柄於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
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溯之而上則文武成
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沿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
極不至於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於韓趙
魏之爲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者既
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
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黃震曰晦菴先生嘗云聖人欲率天下以尊齊晉且
謂楚在春秋時非威文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此蓋
尚論其世者也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
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之世王室微諸侯強故其始
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橫則又抑夷
狄而扶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
爲尊王地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儒動以
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論所以繁多聖人書法甚
簡隨字可以生說此議論所以愈見其繁多宜褒貶
凡例之說得以肆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
聖人之心則思過半矣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
義則竊取之

春秋世變圖序 春秋之勢

吳萊

荆川和稿 卷之十三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有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然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且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昧焉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

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恒之弑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爲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弑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此處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繼之齊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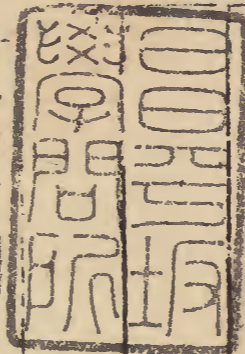
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之
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
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
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
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于一定惟理則無有
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
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
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末遠王室猶欲自
用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託
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夫專政

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
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
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
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爲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
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
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
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
哉然則予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
子意也孔子意也

辨別系

卷之十三

三



河内府河内先生稗編卷之十三終

